

百家批註
足本大字

綱鑑易知錄



第九冊

上海廣益書局刊行

綱鑑易知錄 卷九

明鑑

明鑑(一)

太祖高皇帝姓朱，名元璋，鳳陽人，先世句容人，建都金陵，在位三十一年。

戊申。明太祖高皇帝洪武元年。春正月。吳王卽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明。建元洪武。追尊四代祖考妣。皆爲帝后。元順帝至正十二年閏三月。明太祖朱元璋起兵濠州。今江南鳳陽府。太祖之先。故沛。今江南徐州沛縣。人。徙江東句容。今江南江甯府句容縣。爲朱家巷。宋季。大父再徙淮。淮水在鳳陽府。家泗州。今鳳陽府。父世珍。又徙鍾離。今鳳陽府。太平鄉。母陳生四子。太祖其季也。太祖生於元天歷。文宗年號。戊辰之九月丁丑。其夕赤光燭天。里中人競呼朱家火。及至。無有。三日洗兒。父出汲。有紅羅浮至。遂取衣。去聲。之。故所居名紅羅障。少時常苦病。父欲度爲僧。歲甲申。泗大疫。父母兄及幼弟俱死。

宋家巷太
平鄉

赤光之祥

紅羅之祥
紅羅障

貧不能殮。堊葬之。仲與太祖昇○對

至山麓。

○山

縷

○絕。

仲還取縷。留太祖

守之。忽雷雨大作。太祖避村寺中。比曉往視。土墳○上聲

起成高壘。

地故屬鄉人

劉繼祖。繼祖異之。歸焉。尋仲又死。太祖年十七。九月。入皇覺寺爲僧。逾月。僧乏

食。太祖乃遊江淮。崎

○嶺

三載。

仍還皇覺寺。時汝

○今河南

穎

○今江南

兵起。

皇覺寺爲僧

○趙均用

○騷動。

濠州定遠

○今鳳陽府

人郭子興。據濠州。元將徹里不花憚不敢進。日

掠良民邀賞。太祖詣伽藍卜。問避亂不吉。卽守故。又不吉。因祝曰。豈欲予倡義

耶。大吉。意遂決。以閏三月朔。入濠州。見子興。子興奇其狀貌。與語。大悅之。取爲

親兵。凡有攻伐。命之往。輒勝。子興故撫宿州

○屬鳳陽府

馬公女爲己女。遂妻焉。卽

高后也。九月。元丞相脫脫破徐州。

○屬江南。芝離李興趙均用。彭早住。據徐州。

芝麻李

○卽李二。號

遁去。趙均用

彭早住帥餘黨奔濠。子興屈己下彭趙。遂爲所制。彭趙據濠稱王。太祖雖在甥

館。

○增補

每有大志。十三年春。乃歸鄉里募兵。得七百人。濠人徐達湯和等皆往

歸焉。十四年秋七月。徇

○行定

定遠。下滁

○除

陽。

時彭趙御下無道。太祖乃以

七百人屬

○視

他將。而獨與徐達湯和吳良吳禎花雲陳德顧時費聚耿再成耿

太祖歸鄉
募兵

太祖附郭
子興

僧
下古

太祖與二
十四人略
正遠

蜀國用請
弟拔金陵
定鼎

炳文唐勝宗陸仲亨華雲龍鄭遇春郭興郭英胡海張龍陳恆謝成李新材張
赫周鈐周德興等二十四人。南略曰略定遠。定遠張家堡有民兵號驢牌寨者。
太祖誘執其帥。於是營兵焚舊壘。悉降。得壯士三千人。又招降秦把頭。得八百
餘人。定遠繆大亨以義兵二萬屯橫澗山。太祖命花雲夜襲破之。亨舉衆降。軍
聲大振。定遠人馮國用與弟國勝率衆歸附。太祖奇之。因問大計。國用對曰。金
陵今江南江甯府龍蟠虎踞。帝王之都。願先拔金陵定鼎。左傳宣公三年。成王定鼎于郊。鄭曰。然後命將四出。救
生靈於水火。倡仁義於遠邇。勿貪子女玉帛。天下不難定也。太祖大悅。俾兄弟
皆居帷幄。預機密焉。定遠人李善長來謁。留幕。莫○古者出征以幕帳爲府署。故稱幕。下掌書記。畫饋餉。
甚見親信。秋七月。太祖將兵進攻滁陽。克之。因駐師焉。朱文正李文忠來歸。文
正太祖孟兄南昌王子。先同其母避亂。與太祖相失。李文忠太祖姊曹國長公
主子。公主卒。其父攜文忠走亂軍中。幾不能存。至是聞太祖駐兵滁陽。皆來歸。
太祖喜甚。文忠年十二。與沐英皆賜姓朱。英定遠人。父母俱亡。太祖見而憐之。
令高后育之爲子。何世隆來降。未逾月。彭早住趙均用挾子興往泗州。旣而早

晉伏錄陽
二子

魏和陽

常遇春來
歸

住中流矢死。均用益自專。銜○子興欲殺之。太祖賂其左右。子興乃得帥所部歸滁。稱滁陽王。時太祖部兵數萬人悉歸之。奉其號令。太祖威名日著。子興二子陰置毒酒中欲害之。謀泄及朝。太祖卽與俱往。中途遽躍馬起。仰天若有所見。因罵二子曰。吾何負爾。適空中神人謂爾欲以酒毒我。二子駭汗浹背。自此不敢萌害意。虹縣屬鳳凰府胡大海來歸。太祖一見語合。用爲前鋒。十五年春正月。滁師乏糧。諸將謀所向。太祖曰。困守孤城。誠非計。今惟和陽今江蘇和州可圖。子興使張天祐等將兵前行。與元兵遇。急擊敗之。追至小西門。湯和奪其橋而登。將士從之。遂據和陽。子興屬說太祖總和陽兵入撫定城中。諸將破和陽。暴橫多殺掠。城中夫婦不相保。太祖惻然。召諸將謂曰。諸軍自滁來。多掠人妻女。軍中無紀律。何以安衆。凡所得婦女悉還之。於是皆相攜而去。人民大悅。三月。郭子興卒。太祖并統其軍。虹縣人鄧愈來歸。懷遠今鳳陽府懷遠縣人常遇春剛毅多智勇。膂力絕人。年二十三。爲羣雄劉聚所得。遇春察其多鈔掠。無遠圖。棄之來歸。未至。假寐不脫衣冠而寐。田間夢神人呼之曰。起起。主君來。適太祖騎從至。卽乞歸附。請

常遇春挺
戈躍采石
陶淵所見
略同

不殺陳桱

爲先鋒。太祖駐和陽久。謀渡江。無舟楫。而巢湖在江寧府江浦縣水寨軍帥俞通海料

永安等。率衆萬餘。船千艘。來降。太祖大喜曰。此天意也。吾事濟矣。六月。太祖帥

諸將渡江。乘風舉帆。頃刻達牛渚。磯名。在江寧太平府城北。牛渚山下。水渚有石曰磯。太祖先抵采石磯。在太平府城北采石

山下。去牛渚磯僅一里。時元兵陣於磯上。舟距岸三丈許。未能卒登。猝常遇春飛舸至。太祖

麾之。應聲挺戈躍而上。守者披靡。唐鑑諸軍從之。遂拔采石。乘勝徑攻太平。拔

之。耆儒李習陶安等。率父老出迎。安見太祖。謂李習曰。龍恣鳳質。非常人也。我

輩今有主矣。太祖召安謂曰。吾欲取金陵。如何。安對曰。金陵帝王之都。龍蟠虎

踞。限以長江之險。若據其形勝。出兵以臨四方。則何向不克。此天所以資明公

也。太祖大悅。禮安甚厚。由是凡機密輒與議焉。方山寨民兵元帥陳桱先。與其

將康茂才。水陸分道寇太平城下。太祖親督兵禦之。命徐達等以奇兵出其後。

設伏擒桱先。太祖釋不殺。桱先詐曰。生我何爲。太祖曰。天下大亂。豪傑並起。勝

則入附。敗則附人。爾既以豪傑自負。豈不知生爾之故。桱先曰。然則欲吾軍降

乎。此易耳。乃爲書招其軍。明日皆降。八月。諸軍進克溧水。今江寧府溧水縣將攻集慶

路。

即江甯府

。堃先之爲書也。意其衆未必從。陽爲招詞。陰實激之。不意其衆遽降。自

悔失計。及聞欲攻集慶。私謂部曲。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部有曲曲有軍。軍二人。曰。汝等攻集慶。毋力戰。俟

我得脫還。當與元兵合。太祖聞其謀。召語之曰。人各有心。從元從我。不相強也。

縱之還。諸軍進攻集慶。堃先遂與元福壽合。拒戰於秦淮。在江甯府上元縣治。東南秦始皇壘。諸軍失

利。堃先來追襲。經葛仙鄉。鄉民兵百戶盧德茂。遣壯士五十人。衣青出迎。堃先

不虞其圖已。青衣兵自後攢槊。朔。子。鴈。殺之。堃先旣死。其子兆先復集兵屯方山。

在甯府江甯南。十六年春三月。太祖率諸將取集慶路。攻破陳兆先營。釋兆先而用之。擇

其降兵驍勇五百人置麾下。五百人者。多疑懼不自安。太祖覺其意。是夕。令入

宿衛。環上而寢。悉屏。丙。舊人於外。獨留馮國用一人。侍臥榻傍。太祖解甲安寢。

達旦。疑懼者始安。進攻集慶。國用率五百人先登陷陣。敗元兵於蔣山。在江甯府東北。直

抵城下。諸軍拔柵。拆。競進。元南臺御史大夫福壽督兵力戰。死之。遂克集慶路。

太祖入城。召官吏父老諭之曰。元失其政。所在紛擾。生民塗炭。吾率衆至此。爲

民除害耳。汝等各守舊業。無懷疑懼。於是城中軍民皆喜悅。更相慶慰。改集慶

堃先

復用陳兆

曾安降兵

况金陵

禮部祠考

廉茂才來

克鎮江

克廣德

聘奉從龍

取富國諸

路爲應天府。太祖嘉福壽之忠。以禮葬之。張士誠康茂才來降。士誠泰州。揚州府白駒場亭民。及其弟士德。士信。舉兵陷泰州。據高郵。由○今揚州府高郵州稱誠王。時據平江。帥皮。想采石。及太祖兵渡江。茂才奔金陵。至是率衆來附。金陵既定。太祖欲發兵取鎮江。今江南鎮江府慮諸將不戢士卒。爲民患。命徐達爲大將。率諸將浮江東下。戒之曰。吾自起兵。未嘗妄殺。今爾等當體吾心。戒戢士卒。城下之日。毋焚掠殺戮。有犯令者。處以軍法。縱者。罰無赦。達等頓首受命。進兵攻鎮江。克之。達等自仁和門入。號令嚴肅。城中晏然。六月。命鄧愈等將兵攻廣德路。今江南廣德州克之。改爲廣興府。秋七月。諸將奉太祖爲吳國公。遣使聘鎮江秦從龍。字元之。洛陽人。初仕元。後亂居鎮江。既至。太祖親迎之入。事無大小皆與謀。從龍盡言無隱。每以筆書添簡。問答甚密。左右無知之者。太祖呼爲先生而不名。九月。太祖如鎮江府。謁孔子廟。分遣儒士告諭鄉邑。勸農桑。十七年夏四月。命徐達常遇春帥師攻甯國。今江南寧國府久不下。太祖乃親往督師。守將楊仲英開門降。其百戶張文貴殺其妻子。自刎死。尋遣諸將

以康茂才
爲營田使

取婺州
開郡學

方國珍來
附

取處州

取江陰。今江南常州府江陰縣。徽州。今江南徽州府。池州。今江南池州府。皆下之。秋八月。張士誠降於元。九月。太祖取揚州。十八年春二月。以康茂才爲營田使。太祖諭之曰。比因兵亂。隄防低防頽圯。頽也。民廢耕耨。故設營田使。以脩築隄防。今軍務實殷。用度爲急。理財之道。莫先於農事。故命爾此職。大抵設官爲民。非以病民。若所至紛擾。無益於民。則非付任之意。冬十二月。太祖取婺州。今浙江金華府。命知府王宗顯開郡學。延儒士葉儀宋濂爲五經師。時喪亂之餘。學校久廢。至是始聞絃誦之聲。太祖欲遂取浙東。未下諸郡。諭諸將曰。克城雖以武。而安民必以仁。吾每聞諸將下一城。得一郡。不妄殺人。輒喜不自勝。升爲將者。能以不殺爲心。非惟國家所利。在己亦蒙其福。十九年春三月。方國珍以三郡來附。國珍台州人。今浙江台州府。戊子冬起兵。後降於元。至是以溫州。今浙江溫州府。台慶元。今浙江慶元府。三郡來獻。且以次子關爲質。至太祖曰。既誠信來歸。便當推誠相與。何以質爲。乃厚賜關而遣之。秋九月。太祖兵取處州。今浙江處州府。冬十月。遣使徵也。青田。今處州府青田縣。劉基。龍泉。今處州府龍泉縣。章溢。麗水。今處州府麗水縣。葉琛。今處州府麗水縣。及浦江。今金華府浦江縣。宋濂。以胡大海薦也。時朱文忠守金華。亦薦王禕許元王天

陳友諒稱
漢主

我爲天下
屈四先生

此天子氣

趙天澤奇
劉基

花雲死節

錫太祖皆徵用之。十二月。天完將陳友諒稱漢王。友諒。沔陽今湖廣安陸府沔陽縣人。子。嘗爲縣吏。不樂。會徐壽輝兵起。慨然往從之。壽輝稱帝於蕪水。今湖廣黃州府蕪水縣國號天完。後據漢陽。今湖廣漢陽府至是。友諒徙壽輝都江州。今江西九江府自稱王。二十年春三月。劉基宋濂章溢葉琛至建康。入見。太祖喜甚。曰。我爲天下屈四先生。賜坐。從容與論經史。及咨以時事。甚見尊禮。命有司創禮賢館處之。基自幼聰明絕人。凡天文兵法性理諸書。過目洞識其要。至正初。以春秋舉進士。授高安今江西瑞州府高安縣縣丞。累官江浙儒學副提舉。元政亂。投劾去。投上也。按罪曰劾。上狀自劾有過也。嘗建議勸方國珍不用。安置紹興。今浙江紹興府游西湖。在浙江杭州府城西有異雲起西北。諸同遊者皆以爲慶雲。將分韻賦詩。基獨縱飲不顧。大言曰。此天子氣也。十年後應在金陵。我當輔之。時杭州猶全盛。皆大駭。以爲狂。無知基者。惟西蜀趙天澤奇之。以爲諸葛孔明之流。至是基趨建康。即金陵陳時務十八策。太祖嘉納之。留基帷幄。預機密謀議。夏五月。陳友諒攻太平。今江蘇太倉府城陷。守將花雲被獲。賊縛雲急。雲怒罵曰。賊奴。爾縛吾。吾主必滅爾。遂奮躍大呼起。縛盡絕。奪守者刀連殺五六人。賊怒。縛雲叢射之。比死。

花雲妻郤氏

花雲侍兒孫氏

江中斷木蘆渚蘆葉雷老

太祖平漢

鄱陽湖之戰

罵賊不絕口。方雲之與賊戰也。勢甚急。妻郤告氏生子煒。方三歲。抱之泣。語去聲家人曰。城且破。吾夫必死之。吾夫死。吾不獨生。然不可使花氏無後。兒在。若等善撫育之。已聞雲就縛。郤氏卽赴水死。侍兒孫氏收郤瘞埋也之。抱兒逃。漢軍掠之。軍中惡小兒啼。孫氏恐被害。以簪珥二屬漁家鞠也之。漢敗。孫氏脫身至漁家。竊兒去。夜宿陶穴中。天曙。樹也登舟渡江。遇漢潰軍。奪舟。梓也孫氏及兒投之江。江中得斷木。附之。人蘆渚中。渚有蓮實。孫氏取啗兒。凡七日不死。忽夜半聞人語聲。呼之。逢老父號雷老。告之。遂與偕行。達太祖所。孫氏抱兒拜泣。太祖亦泣。置兒於膝曰。此將種也。命賜雷老衣。忽不見。陳友諒弑其主徐壽輝。遂自稱帝。國號漢。二十一年秋八月。太祖帥師伐漢。拔江州。友諒挈妻子夜奔武昌。今湖廣武昌府既而友諒僞相胡廷瑞見江州已破。遣使詣軍請降。太祖遂至龍興。今江西改爲洪都府。二十三年秋七月。陳友諒作大艦。咸上聲改洪都。空國而來。以兵圍城。守將朱文正遣使赴建康告急。太祖親帥舟師二十萬進次湖口。友諒聞之。卽解圍東出。與太祖兵遇鄱陽湖。鄱陽湖。即彭蠡也。在江西九江府彭澤縣。東合於贛江。中流。跨南昌贛州南康三府之地。

陳友諒中
懷矢死

韓成死節

劉基急呼
韓星過

周顒告太
平

之康郎山。友諒聯舟縱戰。望之如山。太祖軍舟小。怯於仰攻。往往退縮。郭興曰。彼舟如此。大小不敵。非火攻不可。太祖然之。明日。東北風起。令諸將乘風縱火。焚其水寨。舟數百艘。友諒弟友仁。友貴。及其平章陳普略皆焚死。明日。復聯舟大戰。敵兵大敗。友諒斂舟自守。不敢戰。相持者三日。友諒計窮。冒死突出。將奔還武昌。太祖麾諸將邀擊之。友諒中流矢。貫睛及顙。顙。額也。而死。其將張定邊。乘夜以小舟載友諒屍及其子理。徑趨武昌。復立理爲帝。初。鄱陽湖之戰。太祖亦屢濱於危。一日。被圍莫解。指揮韓成。請服太祖冠袍。對賊衆投水中。闖乃解。又一日。太祖方與友諒鏖。鏖。平聲。○鏖。死。殺。人曰鏖。戰。劉基忽躍起大呼曰。韓星過。速更耕舟。太祖急更之。舊舟已爲敵砲碎矣。先是有周顒者。舉措詭譎。人莫能識。每見太祖。必曰。告太平。太祖厭之。一日。命顒以機。械。薪。燬之。火息。啓。顒。正。坐。晏。然。至是。征陳友諒。太祖問此者何如。顒應聲曰。好。從行至皖。皖。上。城。今江南安慶府懷甯縣。苦無風。問顒曰。只管行。只管有風。無膽不行。便無風。行不三十里。果大風。倏忽達小孤。竟如其言。二十四年春正月。李善長徐達等。以太祖功德日隆。屢表勸進。勸進。進上。帝號也。不允。乃於是月朔。卽吳王位。

救錄金牀

張士誠稱
吳王

十七字謠

訪求古今
書籍

陳理既還武昌。太祖復進兵圍之。久不下。乃親往視師。遣其將羅復仁入城。諭理使降。理遂率其太尉張定邊等詣軍門降。凡府庫儲蓄。令理自取。城中飢困。命給粟賑之。於是湖廣江西悉平。江西行省以陳友諒鏤洞金牀進。太祖觀之。曰。此與孟昶唱七寶湯湯去聲。小便也。器何異。宋太祖滅後蜀。見蜀主王衍。命鑄祥麟之器。名曰祥麟。見蜀主陳氏窮奢極侈。安得不亡。即命毀之。張士誠自立爲吳王。即平江見本治宮室。立官屬。士誠委政於弟士信。士信荒淫。每事惟與王敬夫葉德新蔡彥夫三人謀。三人者皆諂佞。穢邪。惟事蒙蔽。太祖聞之。曰。我無一事不經心。尙被人欺。張九四士誠終歲不出門理事。豈有不敗者乎。時有十七字謠曰。丞相做事業。專用王蔡葉。一朝西風起。乾千癯別。二十六年夏五月。太祖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因謂侍臣詹同等曰。吾每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良規。孔子之言誠萬世之師也。太祖議討張士誠。李善長以爲未可。徐達進曰。張氏驕橫。暴殄奢侈。此天亡之時也。其所任驕將。如李伯昇呂珍之徒。皆齷齪齷齪。局陋貌。不足數。上王蔡葉三參軍。迂闊書生。不知大計。臣奉主上威德。聲罪致討。三吳今江南蘇州府

伐吳諫將
佐

伐吳先攻
湖州

宋文忠軍
法

爲東吳，鎮江等爲中吳，
浙江湖州府爲西吳。

可計日而定。太祖大喜曰：汝合吾意。事必濟矣。秋八月，命徐達

爲大將軍，常遇春爲副將軍，帥師二十萬伐張士誠。集諸將佐諭之曰：卿等宜

戒飭士卒，毋肆虜掠，毋妄殺戮，毋發邱壘，毋毀廬舍。聞士誠母葬姑蘇，山名，在蘇州府城西。

城外，慎勿侵毀其墓。諸將皆再拜受命出。太祖復召達，遇春曰：爾等此行，用師

孰先？遇春曰：逐梟者必覆補其巢，去鼠者必薰其穴。此行當且擣平江。平江既

破，其餘諸郡可不勞而下。太祖曰：不然。士誠起鹽販與張天驕、潘原明輩，皆相

爲手足。士誠窮蹙，天驕輩懼俱斃，必併力救之。今不先分其勢，而遽攻姑蘇，若

天驕出湖州，原明出杭州，援兵四合，何以取勝？莫若先攻湖州，使其疲於奔命，

羽翼既披，然後移兵姑蘇，取之必矣。冬十月，徐達師至湖州。士誠發兵來援，大

敗之。而守將李伯昇及張天驕遂舉城降。朱文忠師下杭州，守將潘原明籍土

地錢穀出降。文忠入宿城上，秋毫無犯。一卒強入民家，磔磔，殺也。以徇。行示也。徐達

既下湖州，會諸將進攻平江。士誠諸將多降。康茂才至尹山橋，遇士誠兵，擊敗

之。遂進兵圍其城。達遇春等四面築長圍困之。城中震恐。十二月，羣臣咸請太

立廟社

禮

定文武科
取士法

王弼吳

軍

上咏龍

張士誠妻
劉氏死節

祖定宮闕制度。太祖以國之所重。莫先宗廟社稷。遂定議。以明年爲吳元年。命有司立廟社。建宮室。二十七年春二月。太祖定文武科取士之法。夏六月。士誠被圍既久。欲突圍出。將奔常遇春營。遇春覺其至。嚴陣待之。遇春撫王弼背曰。軍中皆稱爾爲猛將。能爲我取此乎。弼應聲馳鐵騎。揮雙刀往擊之。敵小却。遇春率衆乘之。遂大敗其軍。溺於沙盆之潭。士誠故有勇勝軍。號十條龍。常銀鎧鎧也。錦衣。出入陣中。是日皆溺死。士誠馬驚墮水。幾不救。肩輿入城。逾三日。士信方在城樓上督戰。忽飛砲碎其首而死。秋九月。達遇春率衆渡橋。進薄逼也城下。士誠軍大潰。諸將蟻附登城。城破。士誠收餘兵二三萬。親率之。戰於萬壽寺東街。復敗。士誠倉皇歸。從者僅數騎。初。士誠見兵敗。謂其妻劉氏曰。我敗且死。若曹何爲。劉氏曰。君勿憂。妾必不負君。乃予乳媪媪金。抱二幼子出。積薪齊雲樓下。驅其羣妾侍女登樓。令養子辰保縱火焚之。劉氏自縊縊死。日暮。士誠距戶經。舊將李伯昇聞上決戶抱解之。徐達令人慰諭之。反覆數四。士誠瞑目不言。乃以舊盾盾昇見本至舟中。送建康。士誠臥舟中不食。至龍江。堅臥不肯起。

北定中原

平方國珍

高祖從龍
多豐沛
蕭王佐命
牛南陽
馬后高談

昇至中書省。李善長問之不語。已而士誠言不遜。善長怒罵之。士誠竟自縊死。改平江曰蘇州府。浙西吳會皆平。冬十月。太祖旣掃除羣雄。乃遣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率甲士二十五萬北伐。以定中原。馳檄諭齊魯河洛燕薊。計秦晉之人。太祖定律令。十一月。頒戊申歷。太祖遣兵討方國珍。初。國珍懷詐反覆。云俟克杭州卽納土。及大兵克杭州。猶自據如故。至是太祖命湯和等帥師討國珍於慶元。見本國珍遁入海島。太祖復命廖永忠帥師自海道會湯和等兵討之。國珍惶懼。遂及其弟國珉。兄子明善。率家來降。和送國珍於京師。浙東悉平。徐達常遇春引兵徇山東郡縣。皆下之。○是年戊申正月。李善長率羣臣奉表勸進。上曰。恐德薄不足以當尊。善長曰。天命已有歸矣。若不正大位。何以慰天下臣民之望。上固却之。明日。善長復固請。乃從之。名義詳曰。明太祖起兵濠梁。十餘年間。終膺天物。雖曰和運。蓋亦有人事焉。方其火光燭帝。紅羅浮水。雷雨成雲。制龍卜吉。論者噴噴。莫不謂天之所授也。然予以厚德安仁。實則命世之器。非大軍雖草創。所能開奸而觀厥者。尤在真者。風雲之聚。杖策牙前。心膂爪牙。萬生江介。徐達湯和起於同里。朱文正李文忠與自戚屬。李善長馬國用近出定遠。鄧愈胡大海卽在虹絲。諸遇善而還之。雖廖永安。聚湖之傑。一時功臣。人如秦亦。皆皆銷壤。豈高。從龍。多由豐沛。蕭王佐命。牛南陽。天生其人。固若縹緲。扶掖之。然而帷幄善謀。汗馬著勳。君臣之間。豈魚水。豈虛地。使然哉。
立妃馬氏爲皇后。
上初渡江時。后嘗謂上曰。今豪傑並爭。雖

比豆粥麥飯困尤甚

尤難於長孫皇后

良妻猶良相

君臣相保

命廷臣兼東宮官

未知天命所歸。以妾觀之。惟以不殺人爲本。人心所歸。卽天命所在。上深然之。至是冊立爲皇后。上因謂侍臣曰。昔光武勞苦去聲。馮異曰。倉卒猝無無羹羹亭豆粥。呼沱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語在光武建武六年朕念皇后起布衣。常倉卒自忍飢餓。懷慎呼。○餌耳食寺。朕比之豆粥麥飯。其困尤甚。昔長孫皇后唐太宗后當隱太子太宗兄建成。構隙之際。內能盡孝。謹承諸妃。消釋嫌疑。朕素爲郭氏所疑。徑情不恤。將士或以服用爲獻。后輒先獻郭氏。慰悅其意。及欲危朕。后乃爲寬解。卒免於患。尤難於長孫皇后也。朕或因服御詰怒小過。輒勸朕曰。王忘昔日之貧賤耶。朕爲惕然。家之良妻。猶國之良相。豈忍忘之。罷朝因以語后。后曰。妾聞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妾安敢比長孫皇后。但願陛下以堯舜爲法耳。○立世子標爲皇太子。○以李善長爲左丞相。章溢爲御史中丞。○命廷臣兼東宮官。○禮部尙書陶凱請選人專任東宮官屬。上曰。朕以廷臣有德望者兼東宮官。非無謂也。常慮廷臣與東宮官屬。有不相能。不相善也遂成嫌隙。江充之事。漢江充構陷太子事在武帝可爲明鑒。朕今立法。令臺省等官。兼東宮官贊輔之。父子一體。君臣一心。